



本不屑结交官员 却为何放下身段

——张在辛为陆师《东游诗》书丹立碑的前前后后

□张漱耳

艺术家放下身段

蒲松龄《聊斋》中有篇《张贡士》，说的是张在辛的故事。张在辛，安丘人，系清初“齐鲁印派”的领军人物，诗书画印造诣都十分了得。其性格类似八大山人，一生淡泊名利，尤重气节。他在考取“贡士”之后，只要参加殿试就能考取进士做官，可他出人意料地主动放弃，回家做起了乡间隐士。此后，愈发不屑与官为伍，只与在野的文人交游。

如此一个有个性的艺术家，却在康熙五十九年(1720年)与来安丘的一位钦差大臣成为了莫逆之交。这位大臣姓陆名师，字巢云。张在辛精心把陆师在安丘写的《东游诗》书丹上石立碑，以期让民众永久存念和观瞻。

能让一位以轻视官员闻名的艺术家一反常态，太令人好奇了。笔者自见到《东游诗》的清拓册就思索：这官员什么情况，为何能使张大师放下了身段？

后来搜罗文献细致考证，《东游诗》的书丹及立碑，有一段当地民众感恩铭记陆师的历史背景。

钦差陆师来山东

事情要从康熙五十九年说起。

这年年初，山东巡抚李树德以谄媚讨好的心态给康熙帝写了一个奏折，一并将几座废矿洞新发现的矿脉银砂装封固呈上，表示会“陆续恭进”，或“直接将矿砂恭进，一切全凭皇上裁夺”。

冷静的康熙皇帝并没有完全相信李树德，而是批示：“朕即打发部院才能章京，同尔商量开矿之事。”

事实证明，康熙皇帝还是比较清醒的。他看出此折有猫腻，李树德想抓住国家迫切开矿的心理，从中捞一把。实际李树德已经很肥了，两年后康熙帝辞世，雍正皇帝即位，山东按察使黄炳代理山东巡抚时题奏，前任巡抚李树德已设法补缴银二十三万七千余两。贪官的贪欲是无止境的，所以当时的李树德上了这么一个奏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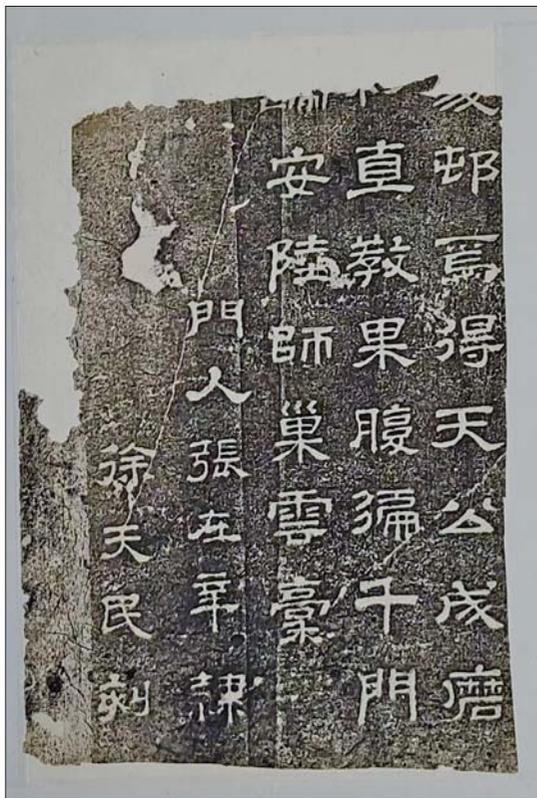
四月，康熙帝召集九卿会议，议派吏部、户部、礼部、刑部中的六人作为钦差，前往山东监督勘矿事宜，限定为期1年。不用说，这六人都是皇上信得过的人。

六人分头行动，忙活到秋天，即农历的九月二十，六人之中的吏部稽勋司员外郎陆师，结束了在临朐县累水矿坑的督察，踏进了安丘，目标直指担山铅锌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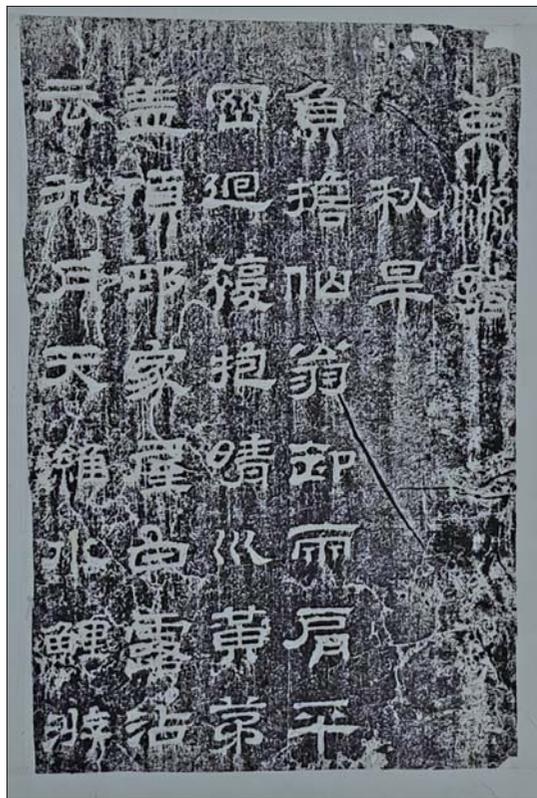
安丘的担山位于安丘县城东约30里，此地因平岗双峙，如人卸下担子状而得名。后又因山下出铅可炼丹，也有人称丹山。李树德奏折称担山银矿矿脉极好。

陆师本是浙江归安人，字麟度，号巢云，康熙四十年(1701年)进士，在河南新安、江苏仪真(今仪征)担任知县时，因廉名被保举到中央任职。他喜欢写诗，奉使到山东矿务公余之暇便以诗

原安丘县学院内有座《东游诗》碑，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知所踪，令人扼腕。让人意想不到的，2004年笔者竟然在原安丘县棉纺厂一收藏家那里见到传世的《东游诗》清代旧拓，当真喜出望外。这一藏品不但可以让人领略石碑书者张在辛的隶书风采，还见证背后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，既有书法价值，也兼顾史料价值。虽时隔多年，还是值得一说。



《东游诗》碑拓册尾页



《东游诗》碑拓册首页

纪行。在驻节安丘时，写了一组《东游草》诗词，首篇即是《奉命督矿山左》。所以他在安丘，乃至山东的行踪，均可以查到具体的时间、地点，比官方的文献记录都要详尽。《清史稿》精短的陆师列传中对他山东之行只写了一句话：“督山东矿务，条上开采无益，罢其役。”可就是这一句话记载的他仅仅一年的工作，足以让他名垂史册。

张陆相交传佳话

陆师来到担山，立即会同地方政府，动员当地商民投入开矿。闻此消息，各方积极性都很高，担山马上热闹起来，成百上千的百姓聚到矿村，希冀开矿发财。

时近秋冬，树木凋落，景物荒凉。陆师每日监督开采，早晚封验洞口，不敢懈怠。同时还表现出了重视地方民生、爱民为民的情怀。例如，9月25日，刚刚进驻安丘4天，县学孙可瑛率生员75人，周茂锡率百余民众，环集钦差公馆，向陆师反映因连年大旱，谷物歉收，请求缓缴借赈仓谷。作为皇帝的钦差，陆师说话当然好使，经他介入后，事情马上见效。

督矿四十天左右时，他发现开矿改变的不仅是地貌，本地的商品经贸与日常生活也急速变动。矿场周遭的集场“皆以赌钱为事”，“土娼潜藏，地方少年，游手好闲，戏耍嫖宿”……陆师有地方工作的丰富经验，采取现实教化加谕令约束，拿下违反者戴枷示众，风气扭转，声名鹊起。

陆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大艺术家张在辛就居住在杞城杞园，与担山相距十多里路。陆师诗载，“康熙庚子季秋，造访杞

园”。虽说考证不出他是受邀还是自发而去，但诗句有“携得双图行篋富”，说明初次在张家见面，即得赠画两幅。张在辛所赠“双图”，一为《巢云书屋》，一为《担山寻诗》，均表达的是画家高山仰止之意。这在全县士子中传播，引起轰动。时张在辛69岁，陆师53岁。

张在辛的学生忆述，张老师闻听陆师“问民俗，恤疾苦，虚怀折节，进士子而训诲之”后，颠覆了对官员的认知，一反拒官门外的常态，破例相见，并一见如故，当即赠画题诗。此后，陆师得空便来造访杞园，“登崇岗，望远海，形诸诗歌”，《东游草》中安丘怀古部分就是在张在辛几次陪同下写就的。

尊崇源自封矿令

陆师督矿旬余，发现不如预期。十月10日至13日，特去会面登莱道程之炜，共同督验矿砂煎炼的结果。所取得的官砂579斤，每2斤能炼得铅1斤，银至多8厘5毫，证明担山矿是以铅矿为大宗。开采的5处矿井中，只有1号井得官砂2619斤，经过锤凿、筛碾、淘洗、融化，也仅得银23两8钱、铅970斤。采铅获利甚微，得不偿失，上下大失所望。

陆师在担山还洞察到，很多乡野农民以为，原先土地沃饶，开矿后山川破碎，不能兴云致雨，岁每五谷不登，且游惰之民从事于矿，荒弃本业。

张在辛陪他闲谈时，还曾谈及开矿与风水，张说“气断交脉”，会使得原本“科名鼎盛”之地，转为“科名寥落”。陆师觉得，这都属地方民意。当天回馆下榻写诗暗讽：“谁人经国奇策，何

日输金佐大农？”“谁人”即指山东巡抚李树德。

沮丧之余，根据康熙帝御批“有铅矿且停”旨意，陆师认为担山矿场应该停工。10月16日，即移会巡抚。当时沂州、费县等地的采矿事业也面临挫折，西路督矿钦差观察到有若干矿场“系抚都院发夫价开采”，发生“帮商气闭，身死洞内”的纠纷事端，甚至出现商人抗违、控诉等事。陆师建议尽早呈报开采实情。

11月下旬，各路情况汇总。陆师再次强调，近一年的开采基本徒劳无功，于国家毫无帮助，于商人血本无归，不仅无法帮助贫民，更会扰乱地方，影响民生，是以主张闭矿，希望山东巡抚李树德实事求是上报，“圣明自有洞鉴”。李树德想起陆师刚到山东时，曾以“寒士素风，门人恐将来事竣派在地方”为由辞而不受他准备给钦差每人按日三金的供给，知道无欲的人不好惹，虽有不爽和不甘，但考虑来考虑去，还是放弃了开矿发财的念头，如实写了奏折，对东路青州府安丘县、登州府宁海州等州县共开的31处矿场，西路济南府历城、兖州府沂州等州县共开的39处矿场，承认所得之金、银较其所费工本是入不敷出的。

有鉴于此，康熙帝在奏折上朱批云：“总是得数无多，劳民生事，不必劄了。部官都回来罢！”

康熙帝下令停止山东的采矿事业，彻底粉碎了主张开矿的山东官员的计划，钦差陆师的贡献首肯。

12月8日，陆师在即将离开安丘去济南时，正式宣布停采担山矿，并立碑示禁，彻底封闭矿洞。碑文陆师撰写，张在辛书丹，徐天民刻，安丘县令王者香立石。

民国《安邱新志》亦有文字印证，称“邑人张在辛与陆师成为莫逆好友后，因详陈民间疾苦，矿因以封”。

刻就诗碑寄哀思

康熙六十一年(1721年)初，陆师和钦差同事共六人一道返京复旨，康熙晚期的山东采矿业就此画下句号。但是转年，陆师忽然在京病逝。

消息传来，一向知恩图报的安丘百姓不胜悲悼。作为地方名流之首的张在辛震惊之余，回想二人相处的日子，虽然仅短短半年，但对陆大人的景仰，却如脉脉泣水，连绵不绝。他感念陆师德政，觉得应该为他做点什么。

做什么呢？最主要的就是策划在县城建陆公祠。而作为祠中最重要的附件之一，张在辛亲书《东游诗》立碑留存并让后人观瞻。

《东游诗》即《东游草》，分一卷和补遗两本。安丘名胜的部分大都是张在辛陪同陆师所写。张在辛从中选取9首，精心抄录上石。起始“东游诗”三字篆书，第一首即《秋旱》，反映大旱之年民间疾苦，民生艰难。接着依次为《担山即事》四首，以及《盖公家》《韩王坝》《郑公乡》《管公里》等。落款为“归安陆师巢云稿，门人张在辛隶，徐天民刻”。

张在辛成名早，年龄大，落款冠以“门人”二字，不是门生弟子的意思，是借魏晋时初进大学未能取得正式资格的学员之典，表示自己也是贡士，只不过没有参加皇帝策试而已。显然，他从陆师身上看到精英人才、达官显贵也不尽是天下乌鸦，陆师在安丘的表现让他认识到，做了官能更大范围地为国为民做事，因而为自己当年在最后一关弃考产生了悔意。

“张在辛隶”即张在辛隶书。张在辛篆书篆刻厉害，但篆书不适合刻碑，就用了隶书。他的隶书源自南京郑董，郑是汉隶之后一千多年才出现的有别于前人的隶书大家。中国书法史告诉我们：隶书在汉代以后逐渐为楷书取代，失去实用价值后，书写隶书便成为纯艺术创作，之后基本没有隶书大家。直到清初出现郑董，才带动了隶书复兴。其隶书的特点是间参草法，生动豪放。康熙三十年(1691年)年已40岁的张在辛，曾徒步从安丘到南京，专门拜郑董为师习隶，深得精髓。学成后又教给了胶州著名书画家高凤翰。从《东游诗》旧拓可以看出，张在辛的隶书端庄稳健，高古浑穆，灵动奇巧。

刻石的徐天民，也是康熙年间安丘的一位奇人，出身于本地徐家寨的石匠世家，自号“铁笔山人”，安丘老地方志书称他为“石匠中的文人，文人中的石匠”，绝活是能够惟妙惟肖镌刻出书者的原有风韵。

到了民国年间，陆公祠被拆不存，《东游诗》碑被挪立于县学院内。但到了兵荒马乱的抗日战争时期，碑石无声无息地消失，不知所踪。县城有老人估计，可能被私人藏匿，但愿有朝一日能够现身。